



十二年上海歷險記

佐趣利托著
曾宗鞏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George Little 著
曾宗鞏 譯

二十年海上歷險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朱

二十年海上歷險記 一冊

◆(81481)

Life on the Ocean

or Twenty Years at Sea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eorge Little

譯述者

曾宗鞏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原序

余友欲重刊美國文學家佐趣·利托所著小說，名曰二十年海上歷險記者，屬予書序弁首。余於文辭久荒，何能任此；顧情不可却，姑書此以應之，善否所不計也。

是篇文旨通暢，敘事明晰，爲上世紀遠涉重洋探險小說之善本。余愛讀之，以其較勝於他種之小說也。余瀏覽小說多矣，如斐麥摩·柯 (Femimore Cooper) 所著之小說，敘述海事甚多；但常讀之，輒使人發生輕佻侮慢之心。至於波羅·佐尼 (Paul Jone) 之書，雖改除怯懦腐敗之習氣，使航海之人讀之，精神爽豁，意氣和平；但以鄧那 (Dana) 及赫孟·麥斐 (Herman Melville) 兩氏所著之小說較之，又有不及之處。鄧赫兩氏所著小說，較勝於英國小說家無論已死者或未死者所著之書。

余平時所欽佩之小說作家，如彼得·升伯爾 (Peter Simple) 與湯姆·格林洛 (Tom

(Cringle's Log) 日記。此兩人所著之小說，均與海事有關。書中敘事，一章比一章饒有興趣。至於美斐所著之 Moby Dick 一書，文詞高妙，語意深奧，恐未必有人能與之匹敵。其書描寫各種情況，實巧不可階。

至於小說，名曰桅前二年閱歷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一書，敘述航海之人，在海
上服務，無時無刻，無不受波濤之洶湧。是種職業，誠爲世界人事職業之最苦者。船上員司，以及水手等，在船上居住狹小艙位，工作時，站立桅前，由好恩角 (Cape Horn) 至加黎佛尼亞，如此長途航路，輪流值更，其辛苦狀況，恐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闡述之。余深感前輩著作家，能將彼中之情形，筆之於書，并將船主或船東，當時虐待或輕視船上員司及水手各種情形而表顯之，冀船主或船東，改良其待遇，其功德豈不偉耶。

英國最著名之小說家，如鮑威 (Bulwer)、迪肯 (Dickens)、羅格士 (Rogers)、布洛亨 (Broughan)、摩爾 (Moore) 等，作書與達那 (Dana) 其書中，亦論及二十年海上歷險記一書。具云是書之性質，與達那所編之海上遠航一書之事大略相同。

達那海上遠航一書，由哈伯（Harper）書局於一八四〇年，刊以行世。按達那著是書時，僅二十五歲，而書中所敘述之事蹟，竟如此迫真，殊令人不解。

一八四八年時，佐趣·利托已五十二歲，彼時渠尚在海上服役，彼讀達那之書，有所感悟。以爲達那之書，所述之事體雖確，而尙有遺漏不實之點，所以佐趣著作此書，所述之事，比達那更深一步。如水手平時，在前艙飲食起居，談笑動作，無不一一紀錄之，使讀者更有興趣。佐趣之書，所述事蹟，比之Cupples Two Frigates與Melville Redburn，更爲奧妙。至於達那書中所述，彼乘 Brig Pilgrim 與 Ayacueho 等船，由美洲向新蘇格蘭各口岸航駛，彼時船上設備不週，其所受之痛苦，自不待言。

所以至佐趣海上歷險時，所遇之情況，與前此航海家所述者，大不相同。按佐趣遠航探險，首次所乘之船，名曰都洛摩號（Dromo），其排水量六百噸，船上配置大砲二十六尊，員司水手等共計一百人。此船配設人數如此其多，砲械又如此完備者，實因彼所欲探區域，爲盜匪匯聚之淵藪，不得不作如是準備也。佐趣書中，所述登船後，卽受譴責，而彼乃逆來順受，其行狀實與達孚所著魯濱孫漂

流記 (Defoe's Robinson Crusoe) 所經歷之狀況，大抵相同。

佐趣之書，雖係百年之古本，但就文學方面論之，書中所述情節，實爲前鎗水手於航駛遠洋，在船上作爲談話之資料耳。書中所述，水手在船上，應如何遵守紀律，日間如何工作，並形容一百年前，航行海外，船上黑暗世界之狀態。水手初次登船練習，由高級員司，迫令認識繩索名目，稍有錯誤，則用繩索鞭扑其背。（見第一章）此種科罰，雖近嚴厲，但能使初登船練習之水手，可免除暈船之痛苦，亦磨練新水手登船練習之一法也。

余以爲佐趣之書，與達那或美斐所著者，大體相同。但與北冰洋獵鯨之小說，名曰 *The Nimrod of the Sea*（是書爲五十年前獵鯨者所著）者，略有不同。以其相隔五十年之時期，且所航行之區域殊異，所經歷之境遇，亦難使之一致也。

余閱讀此種小說，爲數甚夥，對於船上水手之叛變一節，大概均由於船主或船東虐待之所致。彼時航業之不甚發達者，恐亦受此種之阻礙也。

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六年之後，由帆船時期，改變爲鋼版船舶時期，應用特賓機等等。至於

船上水手之待遇，亦大加改良，大非古昔情況可比。然此書所述之情況，均係前此航海家所經歷之境，亦有研究之價值。余特書此數言，爲讀者作是書之介紹人可也。

格拉克羅西爾

正編目錄

卷上

第一章	決計乘桴浮海·····	一
第二章	初次領略風濤·····	一一
第三章	練習天文勤求學問·····	二二
第四章	南美航行識見增長·····	二九
第五章	合恩角經商目覩沿途狀況·····	四〇
第六章	裝運淡水被人襲擊·····	五四
第七章	海洋遇敵同伴傷亡·····	六七

卷下

第八章	黎利佐海灣貿易勝利·····	八一
第九章	歇威克海島獵捕海豹·····	九〇
第十章	向印第安人收買獺皮運往他埠·····	一〇〇
第十一章	阿威希海島男女來船參觀·····	一一〇
第十二章	船抵廣東黃埔埠運貨回國·····	一二七
第十三章	航抵爪哇卽添購糧食·····	一二六
第十四章	好望角洋面突遇暴風·····	一三一
第十五章	波士敦碼頭回家休息·····	一四〇
第十六章	第二次出海受冤被逮·····	一四七

二十年海上歷險記

卷上

第一章 決計乘桴浮海

今日何日，非一七九二年九月十二日適余誕生之辰乎？自問學疎才薄，蹉跎歲月，馬齒徒增，回憶二十年來，海上奔馳，自謀生活，箇中甘苦，嘗之已遍，不妨自述，作爲一書，以爲後學勸。余生於舊居美洲馬薩諸塞省，余父因執美國海軍之役，平日常須離家登艦，於是與母計議，收束家事，拋棄故居他徙，母意擬率姊等，赴坎拿大就舅氏居。因是地學校名譽頗佳，若移居不特可減輕家擔，且子女得受良好教育。議決後，吾母卽率余及姊，就居於舅氏家。

舅氏家族，信奉耶教，屬於長老會，平日謹守教規，不敢稍涉懈怠，逢安息日，必虔誠誦讀聖經，習

爲慣例。舅氏不特對於宗教，守有恆性；即持躬涉世及料理家務，亦有永久不變之方針，令人欽佩。舅氏待遇余姊弟，竟與自己所生兒女，毫無區別，平時嘗勸告其家族子弟云：「凡人務須練成勤謹，卽爲箇人自立之基礎。」此種訓詞，自幼穉之年，種入余之腦海，竟成爲余等一生處世爲人不二之法規。

余九歲時，父母命入羅斯布里文法學校，學習英文，及各種初級課程。該校教授認真，爲著名學校，上文已敘及之。余所習各種科學，均有進步，回憶當年在校，奮發勤謹，意興勃勃，亦不知從何而生，及今細思之，此種勵志求學之熱誠，多半係由舅氏居恆勸導提撕之所致也。余幼時，目覩舅氏，每日飲食起居，動作行爲，均有一定期間，此種習慣，利益無窮，不特養成肢體，能耐受勞苦；且有此基礎，則事變之來，卽有剛毅果決之心以應付之，斷不至爲事物所誘惑，而改變其意志。

轉瞬間卽已兩年，余之學問，亦與年俱進。一日，念及余箇人將來究將奚若？此爲余第一次腦筋發育之思想，此思想由何原因，感觸而起，余未之悉。第念世事渺茫，余年尙幼穉，現時卽計劃箇人終身之事，誠恐事變無窮，非能預料及之。

余父由海外回時，皮膚均成赭色，余觀其容顏，即審其在海上飽受風波雨露之苦；而精神活潑，體幹健康，知海行之於箇人身體，不爲無益。父見余，必述其在海外所聞所見，并海上之生活狀況，父談次，有時聲色俱厲，寓有警告勸導之意，父母衛護子女之心，無微不至。所以凡有動作語言，常存誘掖，余父談次，均含有是種意味。余父云：「余不幸就海事，受風波，冒險阻，苦惱萬千！爾等將來，當另圖別業，不可再作海上生涯，冒險受虧，徒取苦耳！」惟是余父言之諄諄，而余聽之藐藐，所以余父之言，不生效力。余年少性偏，滿擬效吾父離鄉去國，浮海謀生，此種思想，恆潮洄余之腦海，甚至懸想及登艦遠航，另闢他人未行之航路，余彼時在艦面指揮全艦人員，作種種工作，方不負余一生之宏願。余遇有參觀船舶機緣，無不踴躍前往，并素性樂與航海者接談。余以爲世界交遊，惟航海者爲第一流人物，因其志願與余相等也。余之此種心思，日益迫切，似有不可制止之概。余父雖用各種方法勸阻之，終不敵余血氣壯旺之野心。一時竟忘其所以，違背余父一切嚴訓，決計無論何時，倘有機緣，即附入任何船舶，作海外之遊。

當余心緒紛亂之際，適家中僱用之園丁，爲余叔遠房親戚，此人前在海外謀食，歷充船舶水手，

余偵知之，私心欣慰。於是每晚，卽就此老人，詢其前在海上服務時，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各種怪異離奇之事。老人云：「在船舶充當水手，能至外國各埠，目覩異言異服之人，奇形怪狀，不勝枚舉。所閱歷之山川景緻，風土人情，卽野史小說所敘述，亦未必如身歷其境者之有趣味也。」老人且言：「在海上無論充當水手，或其他職務，生活雖苦，興趣極多。蓋海上生活，精神活潑，陸上生活，暮氣沈沈，兩相比較，相去多多矣！余老朽無用，倘有兒子二十人，必令其全數航海。」余日夕聆園丁老人之言論，衷心如醉，航海之念，愈形迫切，余父及親屬所有一切勸言，均置之腦後矣。

乘桴浮海，爲古人處世無聊，激發牢騷之語。其意指凡人若決計浮海，則其人之生命，聽憑海浪飄流。其實古人此種論調，與事實大不相符，海中風浪，雖不能免，但據老於航海經若干年之經驗，鬚髮斑白者，亦謂不若古人所云之甚。則古人之陳言，更不足壓服年輕有志浮海者之野心也。

余日常就園丁老人，聽其敘述海外故事，以老人爲親密之伙伴。甚至夢寐之中，恆現是種幻境，嘗整夜在睡鄉，航海十二箇月，雲山萬仞，寺塔千尋，宮殿輝煌，人物怪異，均在目前。此時余乘興遊行於通都大邑之中，四週均係新景象，比東方之文物，更見美麗，余正不知若何讚美之。蓋余之醉心航

海，始已入於迷途。此種執迷不悟之魔力，極爲重大，似無法解釋而制止之。余正在夢中遊覽取樂之際，忽覺颶風暴發，波浪滔天，余身在海舶之中，任憑大風巨浪，飄流蕩漾，由極歡樂之境界，轉入極危險極困苦之狀況。余似自知此種無妄之災，均由箇人所自取，與他人無涉也。時光如逝水，條爾余之年力益長，余航海之念愈切，雖余父及叔父極端反對；但余志既堅，一似雖有若許艱辛，若干危險，亦甘於忍受而不悔也。

余在校四年級之學業，業已完成。他人以余之年齡與學識，可充一書記之事。適舅父與一戚屬，交情極爲密切，遂轉薦於克氏商行之貨棧，充司書之職。余得此消息，大爲失望，余平時腦筋所思想，心理所計劃，將來如許光大鮮明之願望與幸福，至此將一筆鉤銷，成爲泡影！余正灰心之際，承余摯友數人，竭力勸解，余之心意，遂漸轉移，姑允先就現有職業，再作良圖。

當余未離家就事之先，承余親切戚屬，用各種之勸導及訓勉。言詞懇切，實足感動人心！所以其誠懇之情狀，余終身不能忘之。離家之前一日，薦引者喚余至其身伴，正色曰：「佐趣爾現亦進入處世謀生之軌道，後此之境遇，爾當自求之。不久，爾之性情，或將改變，即爾素所親愛親友所贈規勸之

言，恐將置之度外，但後來之造化及境遇，大半恃爾本身箇人之選擇耳。其後又作懇切之狀而言曰：「第一緊要，爾常常讀聖經，虔守聖經格言與十誡。聖經教爾敬奉上帝，親愛同胞，保重自己，處世爲人，要忠實勤謹，勿佔他人便宜，重視財東利益。如守此行徑，則爾可得終身謀生之大道理。」長者述此勸言時，眼淚由其兩腮皴痕，滾湧而下。余此時睹此狀況，不禁亦傷心流淚，承認長者訓誥良言而謹守之。

未幾，余離家之鐘點已屆，家人團聚敘別，耳鼓祇聞上帝錫福於爾等語。俄頃間，身已離家矣。經兩日路程，抵新亨姆州（New Hampshire）一小鎮克氏商行貨棧。此鎮距康尼特葛河約十哩，與著名俾魯（Yellow Falls）瀑布距離相若。居民約有兩千戶。當時美洲人民，尙未繁殖，故該鎮已認爲重要市鎮。不特與美洲上部相聯絡，且與威蒙州（Vermont），不甚接近。余到貨棧時，頗承德氏家族，優予待遇。

余在貨棧，執行保管事項，事務繁多，致使素常所抱負航海謀生之志願，銷磨殆盡。惟是在此窮鄉僻壤之村鎮，司貨棧書記，其寂寞無聊之苦境，不問可知。抵是間尙未滿六箇月，卽有不願履行職

務之意。日夕思一臨繁華隆盛之海口，另謀生計。由是前此航海之思潮，又鼓動於腦海。余乘機潛赴附近口岸，參雜於人羣擁擠之中，自尋樂趣。甚至將應盡職務，逐漸廢弛。德氏睹此狀況，極爲不悅。渠爲人寬洪大度，余在貨棧，極承青眼相待，凡能適余之意者，無不竭誠允許。其家族之人，待余亦厚意可嘉。所以就余良心之公道言之，實余有負於德氏，德氏不負余也。

其後德氏偵知余所就之職業與志願不合，即馳書居於羅斯北里(Roxbury)余之親眷，求於波士頓商埠，代余尋覓一其他職業。仍藉余叔父援助之力，所求竟告成功。余得此消息，樂不可支，私心以爲目的已達。到波士頓就事，必較此間有興味。惟是承此間居停主人及家人之優遇，臨別時，實有留戀不捨之意。余自離叔家，不覺已十四箇月矣。及余至，舅父及其家人，待遇不如往時之誠摯，因彼等已預知余出外謀食，無穩定之性質，似有不懌。叔父見余，即厲聲呼曰：「佐趣爾行爲不當，棄去良好事業，及其仁慈忠厚之主人，以余所見，現雖爲爾在波士頓另覓一良好之事，爾醉心航海謀生，不務正業，其結果，恐不過又演成前次狀態耳。」舅父言時，狀極嚴肅。余答云：「余此後當謹聽勸言，消除妄想。」在叔父家，滯留未久，即赴波士頓之畢查達武貿易公司賬房，充當書記。此間商業繁盛，